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卡卡的信仰》 崔曼莉
- 《大善人俱乐部》 马 兰
- 《一个关于情欲的解析文本》 钟 钟
- 《影子》 炊 烟
- 《午后睡梦》 毒 蝶
- 《追逐》 丹 羽
- 《准备好了吗》 戴 来
- 《醒之歌》 顾 艳
-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魏 微
- 《请你跳舞好吗》 童 全
- 《慢性中毒》 王传宏
- 《玻璃翠》 汪静玉

一个人的婚礼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到底
是美女一统天下，还是强男
占据文坛？是美女更美，还是
强男更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
样的现实，美女强男们将我们
的精神引向何方？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

崔曼莉 马兰 钟钟 炊烟 毒蝶 丹羽
戴来 顾艳 魏微 童仝 王传宏 汪静玉
联合制造

一个人的离婚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离婚/马兰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6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申维主编)

ISBN 7-5371-4495-8

I. 一… II. 马…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235 号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1—4)

一个人的离婚

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71-4495-8/I·4052

全四册总定价:80.00 元

序

——“先锋”之后的中国文坛

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

小说在中国现当代生活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篇小说发表全国震动的事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先锋小说式微之后，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便似乎每况愈下了。先锋写作衰微之后，中国小说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纷纷改版改刊，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先锋精神萎缩，写作思想、技术上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1990年代下半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主流景观。

先锋写作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开创了中国文学在小说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曾经的先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渐渐失了锐气。电视电影的招安，体制写作的收编，各种奖项的眷顾之后，曾经的

颠覆者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审、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守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退却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当年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虽然在艺术上更为精制,但精制的另一面是拘谨,作者的情感含量减少了,而思想上较早先的明确的启蒙立场而言,现在变得暧昧模糊了;再例如《暗示》,虽然这部小说再次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比较于韩少功 1985 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1999 年我和几个朋友提出了“后先锋写作”的概念,是年《青年文学》、《作家》等联合推出“后先锋”专栏,发表大量新锐作家作品,我、谢有顺、施战军、梁燕萍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后先锋小说思潮”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评说。时隔 4 年,当年在后先锋阵营中初发小说的朋友们,许多已是当今文坛知名人物。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如何自处?”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先锋写作 20 世纪 90 年代后创造力衰颓,很显然“后先锋”的出场对于这种局面是一种适时的反动,后先锋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将文学的先锋立场贯彻到底。

先锋性永远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类对已有的一切的

满足是相对的,而不满却是绝对的;人类对现状的认可是暂时的,而对未来的企盼则是永恒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是有限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却是无限的。这是先锋思想存在的依据。文学为人类提供审美理想,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它先天就是不满和期望的产物。“五四”先锋作家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造就了“五四”那伟大的审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进作家再次抬起了“五四”文学的这一命题,这才诞生了人本主义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盛行以及作家对写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地反思和革新。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真正的先锋精神失落了。艺术上的创新被商业上的操作代替了,精神上的反叛被利益上的考量抵消了。如果先锋写作的精髓在于思想上的颠覆和艺术上的反叛,那么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以来面对人在商品面前的异化以及文学在商品面前的异化局面,我们有必要说,先锋写作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这些年我非常关注后先锋作家的写作,对他们的创作也进行了必要的追踪。如今,从创作量上来看,他们已经成了各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从创作的质上来看,他们中也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虽然从较高要求看,他们和当年的先锋作家尚有一些距离,但他们在个人化写作方面,在感性美学的探索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这一点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中国当今非常活跃非常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积累，从他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他们从当今文学创作的一般状况中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做一次集合式展示很有意义。

“后先锋”文学创作群体，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个体”、“感性”、“身体”为核心语汇建构着新型的个体文化，他们是中国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进而言之，他们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价值模式的革命，他们反对成规、睥睨范式、追求创新的精神，还对小说构成了一种文体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先锋写作，作为对生活现实以及写作现实双重否定的结果，作为破坏和自我破坏、建构和自我解构的双重经验实体，它是最彻底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写作范式。

在价值观念上，它是固执的，它坚持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元叙事，它相信“人性的普遍解放”这个命题，固执地相信任何语言的合法性都要经受这个命题的检验，因而作为早期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人性”、“个性”、“自由”等依然是后先锋维护的目标。它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的双重异化，它反抗非人境遇，永恒地祝

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并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感性得到审美的解放，它将人的自由存在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在价值观念上它坚持从激情的维度从事文学创造，坚持人的主体性在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人的过渡上的等级划分，呼唤人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经由历史主体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后先锋写作强调人的主体重建，试图将人的主体性放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联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对文本深度价值的重建。

我希望“后先锋”成为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负有使命感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立场，这也是这一命名的意义。也许是惟一的意义，但是这就够了，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重要了，就已经使它有了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说，“后先锋”不是具体的写作图式、写作方法，而是一个出发点。

这是世纪之始，这给予后先锋写作群体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初始，在一个旧世纪已经离去，新的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未来的审视，历史的沧桑在他们的心底已经过去，命运的更明朗的可能向他们显示了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感

到了时间大师令人鼓舞的预言,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更自觉的承受和寻找?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

目 录

崔曼莉·卡卡的信仰·····	(1)
马兰·大善人俱乐部·····	(17)
钟钟·一个关于情欲的解析文本·····	(45)
炊烟·影子·····	(71)
毒蝶·午后睡梦·····	(97)
丹羽·追逐·····	(115)
戴来·准备好了吗·····	(169)
顾艳·醒之歌·····	(183)
魏微·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215)
童仝·请你跳舞好吗·····	(245)
王传宏·慢性中毒·····	(263)
汪静玉·玻璃翠·····	(303)



卡卡的信仰

崔曼莉

女，1975 年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001 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著有小说、诗歌。现居南京。

那时我读初二,因为小学时跳了一级,所以我才十二岁。在暑假开学前,我父母亲的大学同学,要把她的儿子寄养在我们家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她将和丈夫办理离婚。她丈夫是个法国人,和她生活在美国,因为害怕失去独生子,她决定把儿子送回中国。在八月二十九号的傍晚,我的父亲从机场接到了他——他一个人从美国飞来。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家,他跟在我父亲的身后,个子不是很高,大概一米六几,当他和我和妈妈和我点头问好的时候,你们难以想像,他那漂亮的出奇的五官,和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后来他告诉我父母,他的爷爷并不是法国人,而是个俄罗斯的贵族,因为政治原因流亡法国,娶了个法国女人,生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娶了中国清华大学的才女,生下了他。

我父亲在客厅里热情地替我们介绍,他说:“卡卡,这就是我和你常常提起的信仰哥哥,他比你大两岁。”他再说:“信仰,这是我的女儿卡卡,以前也和你提起过的。”他一边说一边朝着空气热情地挥手,说:“信仰,这以后也就是你的家了!”

他只朝着我点头微笑了一下,就把眼睛挪开,放在家具上。他背后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几乎拖到了膝盖。我母亲责备我父亲为什么不帮信仰背行李,我父亲无奈地说他拒绝了。然后我父亲微妙地笑着说:“他为什么要我背呢?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他被带到了我小房间旁边的书房,那里搭了一个床铺,是专门给他的。我的房间门和他的房间门略错开,如果门不关的话,我们互相可以看见对方房内的一角,为此我曾经很不高兴,因为有个

陌生人将入侵我的领地,并且是个男生,但此时见他步履蹒跚地背着大包走进书房,我的脸突然发起烧来,我觉得有一种甜蜜的东西流过我的心脏,使它快活得膨胀起来,并且怦怦跳。

他走进房间,打开巨大的背包,先从上面拿出书和文具,放在桌上。书垒得整整齐齐。然后就是衣服,一件一件,理好,再架在新买的布衣柜里。那套淡蓝色的睡衣折成四折,放在床头。他一丝不苟地做着这些,最后他把行李包的空气放空,叠平,塞进床底下。他拍拍双手,去洗手间洗干净,然后又回到书房,拿起一本书,坐在椅子上,低下头,看起来。

我父亲假装有事走进我的房间,偷偷地观察他,他示意我叫他吃饭,打口型给我让我叫他哥哥,我父亲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神色,把嘴唇向两边咧开,他怕我不高兴,事实上我也一直在为家里来个男生和他们闹情绪,但此时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尽管我得到了一个进入他房间的机会。我下意识地拽拽衣服下摆,我并不喜欢这件衣裳,穿它有点恶意的抗拒心理,但此时已容不得我换上那条藏蓝的水手裙了。我的双手扶住门框的一边,身体略向内倾,只把头伸了进去。光线穿过百叶窗正好落在他的头上,灰棕色的头发闪着光,像带了一个无比漂亮的帽子。我鼓足了勇气,我知道我父亲正在身后的那个房间内注视着我,我懒洋洋地,喊他,我喊:“信仰哥哥,吃晚饭了。”

他的身体停顿了一下,没有看我,慢慢地放下手中的书,跳下椅子,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椅子推进桌肚里,然后才转过身,朝着已经站在房间门口的我父亲和我笑了笑,跟着我们走进了餐厅。

席间他很少说话,我母亲不停地为他夹菜,问他好吃吗?好吃吗?他就抬起头,认真的,冲着我母亲的脸,热烈地笑一下。

他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我听见我母亲这样对我父亲说,心里既痛苦又甜蜜。他不大搭理我,在开始的一段日子,我们的说话仅限于当着大人面的客套,私下里没有任何交流,在过道里迎面走过也佯装不见,各自把身体侧向一边。我父亲为他办了转学,他上了我所在中学的高中部,是一年级,不久我就听见初中部的女生也在议论他,毫无疑问,我得到了众人的羡慕,她们了解到他住在我家,她们向我打听关于他的一切,转弯抹角,假装无所谓,她们越是这样,我越是难过,就好像一个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眼见着圆形体育场内欢声如雷,在颁奖人没有上台之前,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根本不是冠军,他要被轰下去的。

我们惟一可以对话的时间就是在吃晚饭时,在我父母关爱的眼光之下,我努力听清他每一句话,以及话里所可能包含的喜恶,一丝一毫,都要拿着在心里反复思虑,然后再迎合他的爱好。这使我不停地感受到自己的手忙脚乱,比如他有一次说最讨厌水手的装束,大概源于一次航海中不愉快的经历,晚上我就把那件水手裙收拾到衣橱的最上边,和淘汰的衣服放在一起,可是过了几天,我的母亲在饭桌上提到我的裙子,他又说卡卡穿水手裙挺漂亮的,我无从判断,他说每一句话都是彬彬有礼,态度尽量温和,我母亲说他像个绅士,一个未成年的绅士,这样说时她就充满赞赏、爱怜的微笑,刺痛着我。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猜明他真正的好恶,我不过是自己折腾自己罢了。

在沮丧里我疲惫不堪,甚至厌恶自己,我把这情绪转化到他的身上,我恨他,并且决定不跟他私下说话,连招呼也不打。除却那少许的晚饭时间,我们行同陌路,在校园里也是这样。

那件事情,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但当时我被痛苦打倒了。

至于震惊,那也是在日后人们的反应中受到感染而逐渐诞生的。

信仰到我家快半年后的那个下午,因为我放学后要打扫卫生,所以回去时天已经半黑了。我走进大院,转过弯,在转弯处向里有个死角,建了一个小花园,面对路口处围了一个半圆形的走廊,走廊上爬满了一种花,到了这期间就要开满了,我就想着这花,也想独自静一会儿。他应该在家里,可是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就在转弯处调整方向,往花园里走。我穿着体育课上的牛筋底球鞋,所以没有一点声音,天真得挺黑的,尽管还有点朦朦胧胧,我先是看见一个女人被人抱住坐在走廊下的石椅上,我别过头,这在这里很常见的,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说他们太投入了,根本没有在意身边有人走过去,我悄无声息地,走过他们身旁,看见了他正抱着怀里的女人,拼命地吻。

我不自觉地就发出了一点声响,或者是我叫了,或者根本没叫,只是本能的呀了一声,但是那个女人十分警觉,她立刻就听到了,并放开了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她,也认出了她。我想跑,立即跑得远远的,但是我并没有,我只是在想怎么可能是她呢?她的动作比我快,立即跳起来,往后倒退,但是他只回头看了我一眼,就一把抓住了她,抓得很有力,或者是她顺从了他,被他抓着,走到我身边。他还是温和的,为我们互相介绍:“这是我叔叔的女儿,刘卡卡。”

“卡卡,这是我的语文老师,曾蝶。”

那个高中部语文组组长,受人尊敬的曾老师走近了我,像对待一个成人样伸出了右手,停在我的面前,我本能地伸出手,即是为了面子。她的手很大,而且纤长,干绷绷的,裹住我,我自卑的,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原来他喜欢这样的手,我的手,是肉

的、小的，潮湿的。

曾蝶看着他，等待他的决定。他们几乎差不多高，都一米六几，在这样的光线里看不清表情，都穿着牛仔裤，女的看着男的，就是一对情侣。

他对她说：“你先回去，我和卡卡谈谈。”

她好像还有点不安，挪了一下脚步，又停下来。他轻轻地在她背部拍了拍，说：“放心吧，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于是她安心了，朝我点点头，就快步走出了走廊，她的步子迈得不大，显得有点碎屑，我想起有人说过她小时候上过戏校，是唱花旦的。

我们一起看着她走远了，在远处，她回过头，朝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很迅速，她就转头而去了。然后，他走近我，说：“能陪我走走吗？”

我没有说话，他就朝前走了，我跟着他，身后背着书包，顺着走廊向里走，花果然是开了，我闻见阵阵的香气，才走几步就看见了尽头，我有点尴尬，不知道到了那里该做些什么，他转过头，看了看我，说：“书包很重吗？”

我愣了愣，说：“不重。”

他说：“歇一会吧，背了半天了。”

于是他在走廊最靠里的一个石椅上坐下来，拍拍身边的空地，对我说。我想拒绝的，但是这个理由使我顺利地在他身边坐下来，石椅很凉，屁股下面觉得冰冰的。他问我包里有书吗，我说有，他说拿两本出来，我打开书包拿了两本。他示意我站起来，把它们全垫在我坐的地方，再拍一拍，说这样就不会冰人了。

麻痒痒的，在温暖的幸福里蕴藏着痛苦，他为了另一个女人对我含情脉脉，但羞辱中的快感让我不能离去，我坐在书上，看

着公园死角处的墙壁。在短暂的沉默后我突然明白了他的意图，我说：“信仰，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

他说：“不，不，我不是要你保密，我只是不希望对你有影响，所以我要和你谈谈。”

我转过头，就可以看见他的侧面，鼻梁高高的，额前坠下的一缕头发遮住了前额，我心里一阵绞痛，不由地弯下腰，他就是那么美，他为什么要有那么美。

他说：“你知道我是个混血儿。我生来就和你熟悉的人们不一样。”

我说：“不，你们是一样的，混血没什么不好。”

他笑了笑，说：“我是说我的身体和你们不一样。”他看了看我，好像这是个费解的难题，不知应该怎么对我说清楚。然后他用手捂了一下脸颊，像是下了个决心，又理了理上衣，才说：“我大概几岁的时候就喜欢女人。”

我哦了一声。

“尤其喜欢成熟的女人，我是说那些女人的身体让我喜欢。”他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干妈，很漂亮，身材很丰满，我特别喜欢她，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她喜欢我，让她抱我，我就靠在她的怀里，她的乳房柔软壮硕，我觉得能这样靠着就很幸福。我还喜欢摸她的胳膊、脸蛋，她的皮肤特别滑，而且有一种奇怪的油腻，摸上去很舒服，现在我常常想，那是不是也算一种爱情？我喜欢女人，太喜欢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不喜欢小女孩？”

“看，”他说，“卡卡，这就是我找你谈的原因。”

“我喜欢你，当然，你很漂亮，你还不能了解到你的美。”他看